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傾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精進部第四

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情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傾三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惰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卧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憒蕩致使善

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冥曹考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惰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貳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貳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逎相誠勵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

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
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
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
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
定生惡趣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駕畜加

諸杖捶若不自誠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

煩三

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
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
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
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雖用財寶施此事不爲難
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
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
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
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
有懈怠

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爲沙
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
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
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
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
煩三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
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
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
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
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

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

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爲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繫念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鬚 雖復年齒長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前捨諸穢惡行 此名爲長老 我今謂長老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爲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轄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蹋車軸五態者便人立持輶摩身杪車却行六態者

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
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箇餒之熟視不食其主
牽去欲駕之時遽舍嚙噏飲食不得佛言人
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

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制車走時二態者
傾三

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
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
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腳掣車走時
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踰車輶時五態者
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輓摩身抄車却
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視耳語
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
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
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姪
涉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遽欲學問

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箇餒之熟視
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舍嚙噏亦不
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
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闍浮檀金佛所發
於精進但爲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
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
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苦
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
滿腹食亦不卧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
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
年不動不搖法喜爲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
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

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長八寸刺兩脣痛
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
十八年中未曾偃卧脇一著牀背有所倚
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
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
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
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
進爲少內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
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
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
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
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
進爲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

道果未必要須多聞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
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
事如周利槃陀迦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
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
掃箒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箒得箒忘掃如
此矇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
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
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
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
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
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
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

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頌三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蟬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蟬其胷腹德樂止驚心中惶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

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乏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洹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頌三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
本逮隨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
身是德樂止者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
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
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
度脫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
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
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
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
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
緣鈞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
塚間屍骸狼藉脣張臭爛鳥獸食噉散落異

處或有食散盡不盡者有似灰鵝色者疽蟲
吮漱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被人曰此諸鳥
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
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
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
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
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
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
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
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
頃三九
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定心
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
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
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

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誠殷勤不得輕急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踈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

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鬼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婦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婿

已死時婦湆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爲福省已爲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

頌三

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佛不思議解脫三念佛清淨無染四念佛大慈安立衆生五念佛大悲拔濟衆苦六念佛定聚勸樂修善七念佛定聚拔令反本八念佛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佛畜生長受衆苦十念佛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佛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佛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

略
驗引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校三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澹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

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嗥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禪之處至明日兩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

未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剗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塉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羣獸或云法獸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剗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齋家乞食獸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頃三食中跳出獸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獸前獸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獸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獸經半日復去後

一日神現形語獸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獸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獸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獸香三盞於是鳴

禪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獸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

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獸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獸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獸所之。獸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十三獸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獸神色無擾，明日見人著單衣恰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獸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獸停少時，獸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獸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並下諸國有德沙

門令齊懺悔，禳災。獸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獸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獸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古鑑出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

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
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
十築壞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
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
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
規曰汝生世後三時有何罪福依實說古勿妄言
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
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
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
之稱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
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
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
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
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
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

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
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
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
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
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
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
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
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
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
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
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
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
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
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
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

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
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
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
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
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
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
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

右此二驗
出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
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陁屋二間
恒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
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
形又著烏衣身長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遠
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

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
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
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辭謝誦經不敢
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
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
山上旣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
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
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撮其頭血流出面
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
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
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爐在前來
頃三十六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
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
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
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

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
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度
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
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
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
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
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授以禪法又
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
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廓
廩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
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
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
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
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

續三

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
病死鯀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
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
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
身爲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
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
交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
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
日爲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
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
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卒於柏尖山寺春
秋八十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
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
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
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爾

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恓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疇能殫記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音釋